

## 第六章 結論——林文月在散文發展史上的意義與成就

三十多歲才正式開展散文寫作之路，林文月的起步顯然較許多散文名家來得晚，<sup>1</sup>但散文之路，她行來認真美好又持續不輟。九〇年代，她入選陳義芝主編的「當代台灣十二家散文名家」<sup>2</sup>，隨著時代的推移，散文的優秀隊伍，不斷有年輕的好手加入，林文月不但沒有被摒除到隊外，至今尚仍維持旺盛豐沛的創作力。<sup>3</sup>本章即針對本論文各章所獲致的結論，做出綜合的評述，歸結林文月在散文發展史上的意義與成就，以下分兩個小節探討：

### 第一節 「白馬湖」的餘韻——「淡而有味」的風格

「白馬湖風格」在二〇年代已形成，對此進行討論過的學者中，以楊牧的意見最早也最具代表性，同時他也首先體察到林文月的散文作品流露「白馬湖風格」的韻味。楊牧於1981年編選《中國近代散文選》時指出個人獨特觀點的現代散文發展譜系，其中夏丏尊一派，他特別提出「白馬湖風格」此一論點：

夏丏尊(1886-1946)作品不多，但一篇「白馬湖之冬」樹立了白話記述文的模範，清澈透明，樸實無華，不做作矯揉，也不諱言傷感，是為其特徵；朱自清承其餘緒，稱一代散文大家，其源出於上虞。郁達夫、俞平伯、方令孺、朱湘、徐訏、琦君、林海音、張拓蕪都可歸入這一派；除外，如林文月、叢甦、許達然、王孝廉等人的作品也多多少少流露出白

<sup>1</sup> 與她同為台灣第三代散文代表的張曉風(1941-)，25歲即出版第一本散文集《地毯的那一端》(1966年)。林文月(1933-)遲至37歲甫推出第一本散文集《京都一年》(1971年)。

<sup>2</sup> 1994年，陳義芝主編，朱衣出版社的《簾夢春雨——當代台灣十二大散文名家選集》，入選的有：林文月、王鼎鈞、余光中、楊牧、陳冠學、張曉風、黃碧端、陳列、阿盛、劉克襄、簡媜、莊裕安。

<sup>3</sup> 2005年所寫的〈《莊子》〉入選為九歌出版社的《九十四年散文選》，鍾怡雯主編。

馬湖風格。<sup>4</sup>

二〇年代中期，現代散文裂變，白馬湖作家們以其散文作品構築起一種獨具風格的品類，豐富了現代文學史，成為散文大潮中不可忽視的分流源頭。范培松明確評價出「白馬湖風格」在現代散文史上的意義：「這些作家的人生觀比較積極，他們始終注視著人生，時刻為人生的變化所牽動，……這些散文家都是學問家、教師，他們的散文無論從句法章法到文體，力求規範，可以作為人們習文的楷模。他們接近平民，抒寫的情感常和現實緊密相連，能搭準人們的脈搏，因此也就特別為人們所歡迎。」<sup>5</sup>白馬湖作家們的生命型態與文學風格恰好是契合的，他們堅持走中性、純美、平實路線，質樸雋永，真實自然的創作風格，一如他們在教育、社會改造中堅守崗位、點滴耕耘的務實、踏實作風。<sup>6</sup>大陸學者朱惠民清楚指出「白馬湖散文」的風格特點：

考「白馬湖派」散文的藝術特色，屬於清淡之體，即清雋平淡是也，這並非平鋪直敘，這淡亦非玄言詩那樣「淡乎寡味」，這種平淡是鉛筆落盡後的天然風姿，是絢麗燦爛之極後的返璞歸真，是合乎天地萬物節律的天籟。此種韻味雋永的清淡美大抵是「白馬湖派」散文的藝術共性，自然他們又有著自己的風格。<sup>7</sup>

「白馬湖作家群」<sup>8</sup>各人的創作風格固然各呈特色，但都內涵著清雋淡遠的神韻，

<sup>4</sup> 楊牧，《中國近代散文選·前言》，台北：洪範書店，1981年8月初版，頁6。此段前言已於1984年收入在其散文批評《文學的源流》，頁56。

<sup>5</sup> 范培松，《中國現代散文史》，江蘇：江蘇教育出版社，1993年9月初版，頁87。

<sup>6</sup> 張堂錡，《清淨的熱鬧：白馬湖作家群論》，台北：東大圖書公司，1999年11月初版，頁289。

<sup>7</sup> 朱惠民，〈論現代散文「白馬湖派」〉，《九州學刊》，第6卷第1期，1993年10月，頁164。

<sup>8</sup> 朱惠民將夏丐尊這些作家稱為「白馬湖派」散文作家，而陳星則稱之為「白馬湖作家群」，張

關鍵在於他們捕捉心靈世界對真善美的感動和追求。

夏丏尊說過讀某人的書稱為「讀某人」：「文藝是作家的自己表現，在作品背後潛藏著作家的。所謂讀某作家的書，其實就是在讀某作家。」<sup>9</sup>賞讀林文月的散文，正感受到她人格與文章風格的統一。她的作品寫的是自己的生活與人生，是外在的形跡與內在的體驗，基本上回到了生活的本身，淡而有味。<sup>10</sup>中國文學最高的境界是淡而有味、自然卻有深遠的韻味。她自認生活中真正驚天動地的事情甚少，所以身邊事格外值得深思與珍惜。她以生活本身為題材，展現她的人格本色。林文月散文中所繪出的世界，是人人都有的生活經驗，非常親切，但顯現出來的人生智慧卻是深遠的。

陳星研究歸結林文月的散文，發現其抒情小品、遊記隨筆、治學札記以及懷人憶舊、立身處世的漫談幾乎無所不包。這之中都有著一個共同的特點，即在蕩漾著空靈曼妙氣氛的文辭裡，隱伏著一種細膩真摯的情愫，寄託著作者對世相人情的觀照，描繪出了人間祥和與智慧的美好圖景，從而也就向我們這個有情世界傳播著一種真誠而高潔的情操。<sup>11</sup>

風格的影響，或出於自覺的學習、模仿，抑或源於不自覺地薰陶、啟發。豐子愷是白馬湖風格的代表之一，<sup>12</sup>林文月在〈遊子吟〉曾讚歎他溫柔敦厚的畫風，書信中也提及崇敬他的人格與文格。〈蒼蠅與我〉散發出的仁愛之心、慈悲之

---

堂錡認為後者的說法較周延。所謂「文學流派」，是指「一些有著比較接近的思想傾向和藝術傾向，採用大致相同的創作方法，在一個共同的旗號下從事文學創作的作家群體。」<sup>13</sup>「白馬湖作家群」並無「旗號」，也無正式立社結派、發行機關刊物等，稱之為「派」易生誤解。因此他們在文學風格的個性與共性的統一上、藝術風格的多樣性的統一上，具有自己鮮明的特色，且在特定的時空下，有過緊密的文化互動，稱之為「作家群」應無疑義。參見張堂錡，《清淨的熱鬧：白馬湖作家群論》，頁 5-6。

<sup>9</sup> 夏丏尊，〈文藝論 ABC〉，收於葉聖陶等編，《夏丏尊文集》，浙江：文藝出版社，1983 年 12 月初版，頁 149。

<sup>10</sup> 張淑香座談，顏健富記錄整理，〈林文月與她的文學事業(下)〉，《中央日報》，第 18 版，2001 年 5 月 2 日。

<sup>11</sup> 陳星〈白馬湖的餘韻〉，收於《教改先鋒——白馬湖作家群》，台北：幼獅文化公司，1986 年 12 月初版，頁 201。

<sup>12</sup> 文學史流變現象難以一刀劃清，楊牧將豐子愷歸入周作人「小品」一派，而非夏丏尊「記述」一派。但陳星將豐子愷列入以夏丏尊為首的「白馬湖作家群」。所謂「白馬湖作家群」是指 20 年代初，在浙江省上虞縣白馬湖畔春暉中學任教、生活過的作家，豐子愷即在其中。一般來說，「白馬湖作家群」被視為周作人「清淡」小品的分支。語見石曉楓，《豐子愷散文研究》，台灣師範大學：國文所碩士論文，1995 年 6 月，頁 290。

情，以及清醇、雋永的文風，與白馬湖作家群的風格相同。她又與同具「白馬湖韻味」的琦君、林海音等文友往來密切。所以林文月的散文具有白馬湖韻味應非偶然，她從這些前輩作家身上得到啓發，又將自己的個性特質融入其中，發展出自己的獨特面貌。

觀林文月的散文，平淡中見醇厚，文字於平常質樸中透露智慧晶瑩的光采，契合呼應了白馬湖「淡而有味」的藝術共性，〈遙遠〉、〈給母親梳頭髮〉、〈義奧邊界一瞥〉等篇章，都有清幽雋永的筆調。此外，她還有以教育、教學及學校生活為題材的作品，如〈讀中文系的人〉、〈我所期望於大學生的〉、〈臺先生和他的書房〉、〈在臺大的日子〉等，充實發揚了白馬湖作家群對社會、人生的責任感，與敬愛師長和教育學生的稟性。林文月的散文流露著「白馬湖」的韻味，也許她自己不自覺，但從她文人意識與文學風貌的展現出的氣質，確實有「白馬湖」的餘韻。

## 第二節 林文月散文的成就

林文月的散文，在台灣當代文學中，被稱譽的程度遠超過被研究。余光中在八〇年代初的評比裡，肯定林文月(和張曉風)已穩坐台灣當代散文第三代的代表。<sup>13</sup>余光中八〇年代末編選《中華現代文學大系》時，又再度肯定出身學府的林文月，其散文傳承了中華文化的儒雅氣質。<sup>14</sup>隨後，李豐楙也稱讚林文月文風新

<sup>13</sup> 1981年余光中評論張曉風散文，卓然成為第三代的名家。余光中所稱的四代，依序是梁實秋——琦君——林文月——陳幸蕙等四代。三十年來台灣的散文作家，依年齡和風格大致可分為四代。第一代的年齡在八十歲上下，可以梁實秋為代表。第二代在六十歲左右，女作家居多，以琦君文代表，男作家有思果、陳之藩、吳魯芹、周棄子等人。第三代的年齡約從四十歲到六十歲，以王鼎鈞、張拓蕪、林文月、亮軒、蕭白、子敏等人為代表；另外詩人而兼擅散文的楊牧與管管，小說家而兼擅此道的司馬中原。第四代的年齡當在、三十歲，作者眾多，包括溫任平、林清玄、羅青、渡也、高大鵬、孫瑋芒、李捷金、陳幸蕙等人。論及風格，余光中認為第一、二代，多半繼承五四散文的流風餘緒。第三代是一個突變，也是一個突破，是接受了現代文藝的洗禮，講究語言文白交融，也有興趣酌作西化的試驗。因此，現代的小說、詩、電影、音樂、繪畫、攝影等等藝術，莫不促成他們觀察事物的新感性。參見余光中，《分水嶺上》，台北：純文學出版社，1981年4月初版，頁235-236。

<sup>14</sup> 余光中說七十年代以來，本省散文家大量崛起，但人才之盛，不是鄉土文學可以囊括的。出身學府的一些，尤其是香火中文系的，像林文月、蕭蕭、渡也等等，都傳了中華文化的儒雅氣質。語見余光中，《中華現代文學大系·總序》，收錄於張曉風主編，《中華現代文學大系(臺灣1970-1989)散文卷(壹)》，台北：九歌出版社，1989年5月初版，頁7。

創，依舊持續美文的傳統，是「繼承三〇年代美文風格的翹楚」<sup>15</sup>，更肯定她文筆優雅而柔美，寫情處細膩而自然，是「將中文素養轉化為現代文學的典型」<sup>16</sup>。

林文月創作散文逾三十年，遊心於人世、尋思於學府，已形成獨特的創作風格，晚近的何寄澎以「似質而自有膏腴，似樸而自有華采」形容其散文疏淡的美學風度。<sup>17</sup>其後的張瑞芬也對林文月的散文藝術作出綜論：「清質悠悠，澄輝藹藹。林文月散文是典型女性學者的溫雅疏淡，蘊藉深厚。」<sup>18</sup>由上所述列的諸多文學評論家對林文月之稱譽，我們更加確定林文月的散文對現代散文的表現，它絕不容被忽視。本節將透過林文月散文作品的特質，總結歸納她在現代散文史上的成就。

## 一、體裁/題材的創新求變

林文月散文的創新求變，可從體裁與題材兩方面端見。

(一)體裁方面，《擬古》在現代散文中是一大創新。何寄澎觀察散文創作能長久努力不輟且一再突破文體窠臼的風格名家，除了寫《疑神》的楊牧，還有寫《擬古》的林文月。<sup>19</sup>楊牧對於散文體式的求變曾表示：「現代散文務求文體模式的突破，這是我的信念。」「模式」一詞，包括文類的跨越、寫作策略的改變等。林文月雖然沒有顯明提過這些理論，但她在散文體裁的創新求變，使其散文成績斐然可觀。

「擬古」在中國傳統文學當中，是文人常見的筆法，如陸機、謝靈運、鮑照、

<sup>15</sup> 李豐楙在〈《中國現代散文選析》緒論〉說女性作家是美文的最重要作者羣：「蘇雪林在三〇年代即已有文名，其他如張秀亞、琦君、以及徐鍾佩、鍾梅音等，大體沿襲三〇年代美文的風格，可為早期散文的一大特色。其後繼起的仍不乏女作家，張曉風、林文月以至洪素麗等，為其翹楚。雖風格漸變，文風新創，而論其抒情柔美，婉約動人，依舊持續其美的傳統。」收錄於何寄澎主編，《當代台灣文學評論大系(5)散文評論卷》，台北：正中書局，1993年5月初版，頁137-138。

<sup>16</sup> 前揭書，頁160。

<sup>17</sup> 何寄澎，〈林文月散文的特色與文學史意義〉，收錄於陳義芝主編，《新世紀散文家：林文月精選集》，台北：九歌出版社，2002年7月初版，頁22。

<sup>18</sup> 張瑞芬，《五十年來台灣女性散文：評論篇》，台北：麥田出版社，2006年2月初版，頁146

<sup>19</sup> 陳義芝編，《散文教室》，台北：九歌出版社，2002年2月初版，頁17。

陶淵明皆有擬古之作。藉模擬典型創出新的典型，「擬古」與「創新」間分寸拿捏，著實不易。林文月開創散文創作的擬古形式，所擬對象廣涉古今中外，或擬外在筆法，或擬內在氣韻，發胸中塊壘，深具實驗性質。這個實驗，有成功亦有待琢磨處，<sup>20</sup>但林文月由擬古鍛鍊一種新的文筆，展現她在散文體裁突破的企圖與推廓創新的精神。

(二)題材方面，次文化的融合與專業分化的寫作，亦是林文月求新求變的表現。八〇年代以下，散文文類的跨越邊界早已是習見的事實，次文化的滲透，更豐富深化了散文：海洋、生態、醫療、都市等主題，為散文帶來自由蓬勃的生機。九〇年代以降，專業取向的書寫，更是散文不可忽視的新路數。旅行、飲食、家族主題在散文寫作中一時並出，蔚為風潮。寫作者依據自我的專業領域與關注焦點，在一開始就設定先於寫作，或經過轉折才形成特定方向，總之，多元化書寫愈加普遍，專業分化的寫作愈是明顯。<sup>21</sup>

張堂錡對散文在題材上的轉變有精到的見解：「在題材的選擇上，進入九〇年代以後，已經開始形成一些迥異以往的面貌，非常值得觀察，也令人對散文未來的發展抱持樂觀的期待。其中最具發展性、也最具特色的，是不再如以往的散文作家們以豐富、寬廣的生活經驗下筆，而是逐漸走向專業化、深度化、系統化。」

<sup>22</sup> 來自作家本身的自覺與社會環境的變遷，在次文類結合下，散文在題材上開拓出多元的新路向，因此飲食不再只談飲食，正如旅遊也不再只是旅遊。飲食結合懷舊，成就了林文月的《飲膳札記》。

不同於一般多以「品賞家」的角度切入書寫，林文月的《飲膳札記》於精緻食譜之外，又側重對親師故友的追懷，是食譜與回憶文學的綜合體，因此《飲膳

---

<sup>20</sup> 何寄澎教授認為〈江灣路憶往〉與所擬的《呼蘭河傳》聯繫不大；〈散文六則——擬《東坡志林》〉的第一則失手，蓋無東坡之氣韻。見何寄澎，〈林文月散文的特色與文學史意義〉，收於陳義芝主編，《新世紀散文家：林文月精選集》，台北：九歌出版社，2002年7月初版，頁21。但筆者就行文筆法、敘述手法的角度分析，或可領略林文月〈江灣路憶往〉擬《呼蘭河傳》某種程度上的關聯性。

<sup>21</sup> 張瑞芬，〈散文的下一輪太平盛世：2000~2004 台灣散文現象〉，《文訊雜誌》，第228期，2004年10月，頁29-30。

<sup>22</sup> 張堂錡，〈現代散文的新趨向〉，收於簡恩定等編著，《現代文學》，台北：空中大學出版部，1997年8月初版，頁265-266。

札記》在飲食文學的熱潮中，散發獨特的懷舊氛圍。相對於食譜條理分明、符號排列的寫作，林文月的飲食文學是用食譜型式去包裝的散文，不單是為了傳食譜，更是想記住人事以及席間動人的靈光佳句。這使得《飲膳札記》遠遠超過美食文章的格局，飲宴中賓主智慧而雋永的言談，有如今版的《世說新語》。當《飲膳札記》獲選為《聯合報》「讀書人 1999 最佳書獎文學類」時，其所得到的肯定評價是：「作者寫出一個令人羨慕的情境：她自己快意優游於文學、繪畫之外又一烹飪藝術的創作世界，而成品有知音知味者激賞，不虞寂寞。書中常見對世事滄桑的感喟，分外動人。」<sup>23</sup>林文月慧心巧思，將庖廚俗事提昇至「藝」的境界。從食譜學的立場出發，卻以食物來隱喻人生、藝術，將飲食文學從紀實層面，提升到隱喻的層面。

## 二、承繼凸顯古典文學的精神

學者的身份，使得林文月的散文處處可見她對學術研究的賞析心得，以及書寫校園生活的文章，儼有承繼了散文正統、主流的沉穩風格。<sup>24</sup>林耀德明白肯定林文月散文中加入了學術的特質，並不影響她作為散文家的完整性，<sup>25</sup>直言之，林文月是一個學者，更是一個完完整整的散文家，甚至學術特質可歸納為林文月散文風格的特色之一。

張瑞芬有此觀察：七 0、八 0 年代台灣女性散文有「鄉土」與「古典」兩大派，而最能將中文系傳承與古典精神凸顯出來的，當推林文月、張曉風、陳幸蕙

---

<sup>23</sup> <《飲膳札記》「讀書人 1999 最佳書獎文學類」評語>，《聯合報》，第 41 版，1999 年 12 月 27 日。

<sup>24</sup> 唐宋八大家之後，散文有其正統、主流的沉穩風格，現代散文家中，林文月恐怕就是這種風格的繼承者。雖然她曾多次模擬各種不同的體式，嘗試古今特異的技巧，但是在不離其宗的萬變手法裡，仍然有著特殊的溫婉，屬於純正的傳統，林文月式的氛圍。參見向陽、林黛嫻、蕭蕭編，《台灣現代文選》，台北：三民書局，2004 年 5 月初版，頁 49。

<sup>25</sup> 林耀德在分析余光中散文中加入詩藝的特質時認為：「余光中不是什麼『兼寫散文』的詩人，他是一個詩人更是一個『完完整整』的散文家。林語堂的小說、子敏的兒童文學、林文月的學術、吳晟和劉克襄的詩，都不影響他們做為散文家的完整性。」參見林耀德，〈傳統之軸與前衛之輪——半世紀的台灣散文面目〉，《聯合文學》，第 11 卷 12 期，1995 年 10 月，頁 148-157。本篇已收錄於楊宗翰編，《新世代星空：林耀德佚文選 I —— 批評卷·文學評論》，台北：華文網，2001 年 10 月初版，頁 195-213。

等人。<sup>26</sup>林文月於古典詩詞的文化濡染甚深，傳統文學的細緻含蓄，緩緩流露在林文月散文的書寫中，尤其中文學者出身的背景，更使她文字中的古典取向特別凸顯，富有融裁古典詩詞的功力。

### 三、書寫策略的不拘一格

在書寫策略上，林文月不斷有意地建立且求新，研究歸結如下：

(一) 文圖的雙呈。對讀者來說，圖像作為文字的延伸箋註，理緒更深入貼近文本；對作者而言，在畫筆輕描下，散文的素描圖片，召喚她的記憶使場景重現。對作者/讀者來說，閱讀畫面，「腦海的敘事時間」已由框內突破到框外，有了過去或未來。最後，素描的風格最能搭配襯托出林文月散文的淡澀之氣與理性之美，書寫敬愛的師長之篇章，平實簡淨的描述下，搭配簡素線條的炭筆肖像，讓人讀來更能感受被書寫人物的樸實無華的人格。不流豔麗的炭筆風景畫與文字的理性美，融合無間展現林文月散文疏淡之美。

(二) 系列性、計劃性的書寫企求與實踐。散文創作上，在不願一再重複故我的意念驅使下，林文月一直不斷地自我超越，努力嘗試各種創變，因此開始「意念先行，形象後造」的計劃性、系列性之作，成其散文書寫能不囿於一格。從秉持著學術態度為之的《京都一年》開始，計劃性、系列性的寫作讓林文月的散文能保持不間斷的生產且構成題材類聚的書寫型態。往後推出《擬古》的系列性作品，林文月將自己的感思配合古人的模式表達出來，擬古而不泥古的嘗試，誠為散文書寫模式開創新的風貌。接續問世的《飲膳札記》與《人物速寫》，雖都是以記錄人事為題材，前者藉飲膳以憶往，後者則近乎小說的方式速寫人物，二者都是計劃性、系列性之作。不願在原地踏步的自我要求，2005年林文月又再以「書」為主題，連續發表14篇文字雋永、韻味深遠的散文，點出書與人之間的微妙關係，於2006年結集推出成《寫我的書》。

<sup>26</sup> 參見張瑞芬，〈「回歸古典」或「跨越鄉土」？——崛起於七〇年代的兩派台灣女性散文〉，《台灣文學研究學報》，第2期，2006年4月，頁131-140。



誠如文友齊邦媛觀察她的文章，認為林文月的書都是有主題的，並非把雜感湊在一起成書，與其書寫零碎無主題，寧可少出書。<sup>27</sup>因此林文月的散文創作量，相較於當代許多散文名家的產量，應算是不多的，但我們可明顯看出她「有意為之」的計劃性、系列性之書寫型態。

(三)女性書寫的轉變與開闊。迥異於六〇年代前的女性作家，女性書寫的範圍較侷限在母性特質的柴米油鹽之生活瑣事上，林文月(1933-)、劉靜娟(1940-)、張曉風(1941-)、席慕蓉(1943-)等六〇年代女作家群，女性散文的母性特質已由女性特質所取代。

林文月雖未強調特別鍾情女性人物的書寫，但在其散文、譯作中卻常見女性人物的身影，舉凡對女性身份的描繪多為深交的女性文友、出色的女性作家及其他聰慧有才情的女性人物。她由身為女性的自我出發而觀照的女性世界，涉及的包括女性自我、女性情欲、女性困境等議題，書寫面相當多元開闊。女性書寫的轉變，在林文月的散文中清晰可辨。從前散文中流露的母性，很大程度是藉由父權文化來界定。母親的角色是依照傳統規範來形塑，而不必然代表女性的主體。然而林文月的散文中的母親是由女性作者來自我形塑、自我表現。她的溫婉在介入社會、介入人間之際，頗能展現個人的情志，承襲一貫女性書寫的細膩外，情感表達上則又充滿一份特有的自信。<sup>28</sup>林文月有計劃地為不同國籍、不同時代的女性發聲，憑其人文意識、社會意識、歷史意識，為女性書寫發揮了較多的思想深度、關懷的廣度。

總體來說，林文月散文以其人格風範為肌理，「文如其人」，她的作品即是人格的體現。境遇的平順與深厚的書齋涵養，使她的散文總是溫婉含蓄、穩重平和，從不在爭議性的議題上發揮。她的筆下心底，有一個溫暖的世界，那是五四文人

---

<sup>27</sup> 齊邦媛座談、顏健富整理，〈林文月與她的文學事業(上)〉，《中央日報》，第18版，2001年5月1日。

<sup>28</sup> 陳芳明，〈在母性與女性之間——五〇年代以降台灣女性散文的流變〉，收錄於李瑞騰主編，《霜後的燦爛——林海音及其同輩女作家學術研討會論文集》，台南：國立文化資產保存研究中心籌備處，2003年5月初版，頁304-305。

餘暉的賡續。<sup>29</sup>賞讀她的散文，讀者眼中的「淡」，不是有些人誤解的「平淡寡味」，而是她辛苦經營後的「沖淡真淳」，其人格與文風，和「白馬湖風格」產生了自然微妙的契合。求新變、系列性的創作理念與實踐，讓人深刻體認到她的散文不是定於一格、一成不變的。她的溫婉風格，也絕不能以傳統的「柔弱」來詮釋，尤其自信不倨傲的女性書寫，更拓展了女性書寫的文學版圖。

---

<sup>29</sup> 張瑞芬〈溫州街的書房——論林文月散文〉，收入於張瑞芬，《五十年來台灣女性散文：評論篇》，頁 146。